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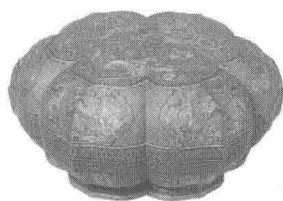
古物寻真

王俪闾等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古物寻真



王俪园
等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物寻真 / 王俐阎等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86-1005-2

I. ①古… II. ①王… III. ①文物—考古—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K8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4228号

古物寻真



编 著——王俐阎等

策划编辑——解永健

责任编辑——岳拯士

特约编辑——杨 飞

封面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学林出版社
地址: 上海钦州南路81号 电话/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网址: www.ewen.co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20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8万

版 次——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1005-2/K·93

定 价——48.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是非真假间 1

水落石出

——“金缕玉衣”骗贷案 / 3

汉代玉凳的真伪 / 10

隋炀帝陵墓究竟在哪里 / 15

“壶王”真相追踪 / 23

遗失了证据的谜案 / 31

迷雾重重的苏东坡《功甫帖》 / 36

《砥柱铭》真伪辩 / 45

天价元青花的真伪之争 / 50

惊天发现抑或弥天伪作

——关于《天下全舆总图》 / 56

盛世收藏的疑窦

——徐悲鸿假画事件 / 68

“国宝献汶川”始末 / 74

追寻历史的踪迹 85

笼罩在岁月面纱里的答案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今在何方 / 87

疑窦丛生的和氏璧与传国玉玺 / 93

秦十二铜人之谜 / 98

素纱禅衣何以薄如蝉翼 / 104

《金山胜迹图》真迹在哪里 / 107

神秘的玉璇玑形器 / 111

文献中的传奇

——关于候风地动仪 / 115

令人疑惑不解的“赵宝重兴” / 121

张献忠锦江埋银悬案 / 130

久远的迷惑 137

杜撰还是夸张

——消失的神“器” / 138

引人遐思不绝的“五星出东方利

中国”织锦护臂 / 143

- 古玉的不解之谜 / 148
- 千古传奇《兰亭序》 / 153
- 盛名下的疑惑 / 157
- 何家村遗珍的背后 / 162
- 仅存隋代名画，出自何人手笔
——展子虔《游春图》 / 169
- 云笼雾罩千余载的《清明上河图》 / 173
- 贺兰岩画多奥秘 / 181
- “伏龙”抑或“金龙驿” / 190
- 埋藏在吐尔基山中的秘密 / 195
- 泰和铸币多迷惑 / 201
- 明代缘何流行随葬梅瓶 / 209
- 疑惑多多的“大禾”人面鼎 / 214
- 历尽尘埃** 219
- 2
- 虢季子白盘之谜 / 220
- 雷峰塔地宫未解之谜引出的藏经案 / 224
- 天圣铜人迷踪 / 229
- 玉王渎山大玉海沉浮记 / 234
- 几经沉浮的百一砚 / 239
- 地不藏宝
——风雨清东陵 / 244
- 故宫盗宝案 / 257

是非真假间



水落石出

——“金缕玉衣”骗贷案

2009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巨额贷款诈骗案做出一审判决：当事人华尔森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谢根荣因贷款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建设银行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行长颜林壮因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副行长赵峰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由此，掀开了后来名列2011年十大文物事件之一的“金缕玉衣”骗贷案的迷局。整个案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两件估价24亿元的金缕玉衣。如此昂贵的玉衣缘何而来？24亿元的天价究竟如何估出？又怎么会与银行骗贷扯上关系？事情还要从华尔森集团的“当家者”谢根荣说起。

瞒天过海，骗取巨额贷款大肆挥霍

谢根荣，1960年出生在浙江湖州南浔一个普通家庭，上学只念到初中。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靠在中俄边境服装贸易中掘得第一桶金，并由此拥有了千万身价。20世纪90年代中期，边贸生意的利润逐渐微薄，谢根荣转而开办实业经营啤酒项目。他在北京市房山区注册成立北京燕山华尔森集团，开办华尔森啤酒厂，筹建了华尔森啤酒城。随后不久的1995年，谢根荣又发现房地产行业利润空间巨大，于是再次转移重心进军房地产业。

1999年底，北京市宣武区（今西城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对外公开转让其负责的“东华金座”项目。“东华金座”位于北京市宣武区（今西城区）两广路南侧，1998年批准立项，规划总建筑面积97 044.76平方米。由于宣武区（今西城区）房

地产经营开发公司当时为宣武区（今西城区）危房改造投入了大量资金，迫于周转压力，在支付了“东华金座”地价款4500余万元后，决定对外公开转让该项目。2000年5月，北京市中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了“东华金座”项目，为此需支付项目转让费3.2亿余元。此时，谢根荣主动找到中鼎公司，希望从其手中收购该项目。2000年9月，中鼎公司与谢根荣签订协议，将“东华金座”项目的开发、销售权连同中鼎公司的股权一起，作价1.2亿元转让给谢根荣的公司，而3.2亿元的转让款也由谢根荣的公司继续支付。随后，中鼎公司成为北京燕山华尔森实业集团的下属子公司，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为谢根荣。

据后来法院的审理查明，正是在此期间，谢根荣以“东华金座”房地产项目为由，伪造了555份房贷合同，从北京建设银行的5家支行骗取贷款6.6亿余元。

在“中国400富人榜”中，谢根荣一度名列第163名，2005年的胡润富豪榜上显示，谢根荣个人资产7亿元。事实上，这7亿元资产全部都是银行贷款。谢根荣的副手证实，华尔森集团从成立伊始，一直都是靠银行贷款生存，基本上是负债经营，通过借贷来维持公司的运转。而贷款资金到公司账上以后，除了少部分用于工程和支付融资的费用外，其余大部分都被谢根荣肆意占有挥霍了。

谢根荣以华尔森集团名义包下了位于金融街地段的西城区月坛北小街一栋小楼，将其改造成三星级的华尔森宾馆，除去每年550万元承包金，仅装修费用和招待费用就花费了6000万元。为了凸显身价，他在钓鱼台国宾馆租了一套房子用于个人办公，每年租金要好几百万。据调查，其在钓鱼台前后花费了3000万元的租房费，另有吃饭花费3000多万。谢根荣有三处私人住处：在西城区官园地区的房产两套，时价300多万元；在位于建国门内的贡院六号的房产一套，时价1000万元。他还购买了宾利、劳斯莱斯、奔驰、宝马等多部高档轿车，其中光奔驰就买了三辆；个人购买高尔夫俱乐部会籍花了100多万；购买古玩花了1个多亿；多次到澳门赌博，共输掉1200余万元。除此之外，谢根荣还用大量贷款偿还以前的个人债务，同时到处乱投资，给各省市政府、企业“赞助”了1000多万；给西什库大街修路花了两个多亿；据其原部下称“有密云机场的一个项目，还有他老家一个什么药厂，都没做成，后来都亏了”。^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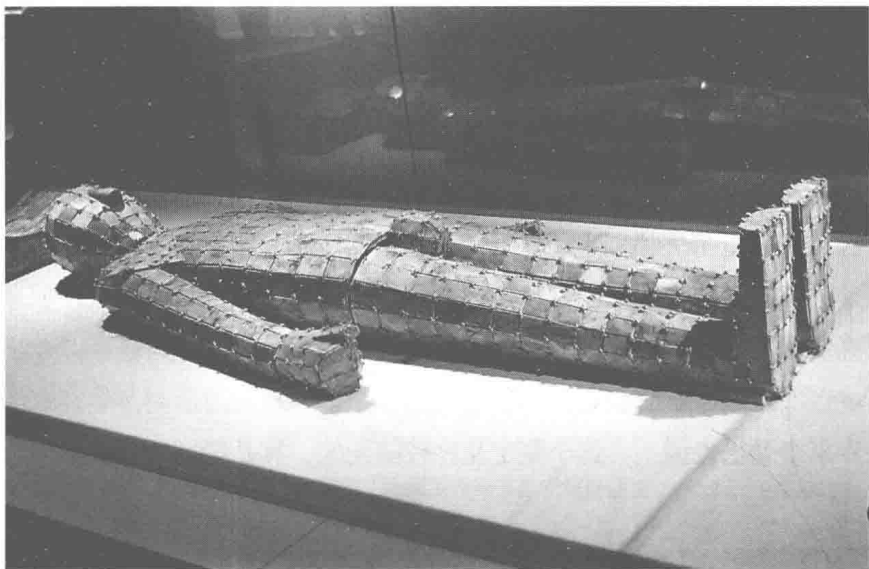
^① 张媛：《自制“金缕玉衣”忽悠行长骗贷》，《新京报》，2011年9月6日，A09版。

未雨绸缪，购买玉片自制“金缕玉衣”

除了靠骗贷得来的钱伪装而成的富豪身份外，谢根荣还是一位“古玩收藏家”。据谢根荣的哥哥讲，从1998年起，谢根荣就开始用华尔森公司的钱收购古玩。买古玩的钱入公司账，入账的价格都是谢根荣定的。对此，华尔森集团财务人员蒋某称，集团的资金使用权由谢根荣掌握，审批只是个形式。谢根荣从公司拿走的现金，后来经董事会决议以公司名义收购其手里的古玩冲账。曾在华尔森集团担任执行总裁的郎某对谢根荣的行为做出更直接的解释：公司出钱买谢根荣收集的古玩，用意就是向外洗出大量的现金。这样一来，从银行骗来的贷款“改头换面”，变成古玩放在了公司，而买古玩的资金则装入了谢根荣个人的兜里，成为“干净”的钱。

谢根荣对外号称这些古玩价值几十个亿，然而据知情人透露，他手中的大部分古玩都是从南浔镇的江南一条街买的，一些懂行的朋友看过后都说不真，根本不值多少钱。但谢根荣本人却不以为意，因为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购买这些古玩的目的并不在于它们价值几何，而是为维系自己“富豪之梦”做着更深更长远的打算。

由于经常出入于收藏界，谢根荣结识了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牛福忠。据牛福忠称，谢根荣有两件“古董”玉衣：一件“绿玉衣”，一件“白玉衣”。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两件后来被估出天价的“玉衣”，竟然是谢



“金缕玉衣”
(资料图)

根荣从浙江老家买的玉片，由牛福忠帮着穿在一起自制出来的。当被媒体问到穿玉衣的玉片是否是古玉时，牛福忠含糊道“有的是，有的不是。但玉肯定都是真玉”，然而他自己也承认玉衣“并不值多少钱”。^①

玉衣做好后，被放在谢根荣展示个人收藏的“根荣陈列馆”里。随后，谢根荣让牛福忠为这两件玉衣做鉴定评估，但被牛推辞了。在谢根荣的坚持下，牛福忠找来了原中国收藏家协会秘书长王文祥。王文祥又联系了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等四位著名的文物专家，一起给玉衣做评估。

隔柜鉴衣，顶级专家估出 24 亿天价

参与玉衣鉴定评估的五位专家是：著名历史学家和文物鉴定家，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导师、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的史树青；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曾担任过中国收藏家协会秘书长，现为世界书画艺术家联合会主席、世界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国总会会长、世界文物艺术品鉴定评估委员会主任的王文祥；原中国宝玉石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主任杨富绪；原中国宝玉石协会秘书长李劲松。五位都是国内顶级的文物鉴定专家，每个人都顶着一个或数个文物收藏业内重量级的头衔，但文物鉴定泰斗们这次对谢根荣玉衣的鉴定评估过程却似乎不那么专业，甚至是有点儿戏。

据媒体报道，当时玉衣是放在玻璃柜子里的，而专家们只是围着柜子“走了一趟”，仅凭眼睛看了看，一起商量了一下，前后不过几十分钟，便得出了价值 24 亿的结论。自始至终，都没有人要求开柜鉴定玉衣。而按照常规，玉石鉴定程序有大约 30 个步骤，如称重、收样、手摸等。要确定玉石的材质、成分和工艺，还需要仪器检测，包括 X 光机、红外光谱、电子探针等大型仪器。参与鉴定的专家之一杨伯达承认，如果是鉴定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肯定不能光看，必须要“过手”。那一次的鉴定过程确实“不太合规矩”。事实上，也许当时现场的气氛颇为轻松，专家们并未将其看成一次正规严肃的鉴定，杨伯达认为那是“一种友谊活动，是客串性的”。另一位专家李劲松也说：“这个鉴定是比较随便的，算是帮朋友一个忙。大

^① 张媛：《自制“金缕玉衣”忽悠行长骗贷》，《新京报》，2011年9月6日，A09版。

家就是聚一聚、坐一坐、走一走、看一看，证明这个资产的价值。”^①

关于24亿元的评估价，杨伯达、王文祥、杨富绪、李劲松四位专家均表示，是史树青先生提出的。当时的鉴定界，史树青是最大的权威，他说玉衣是真的，值24个亿，大家就都认同了，没有人考虑去反驳。但史树青先生于2007年因心脏衰竭去世，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已经无法向其本人求证了。

在鉴定评估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据王文祥讲，当时谢根荣曾经表示过，这两件玉衣是他买来零散的破碎玉片穿起来的。“但是，我们觉得玉片零散着，将来很可能被丢弃。能把市场上这些容易丢弃的玉片收集起来，用金线穿成‘玉衣’，对国家来说是个贡献，算做了一件好事。”^②

估价之后，王文祥归纳各位专家的意见，起草了评估报告，写明玉衣的时代、玉石的材质、评估价值等。最后，五位专家分别在这份证明玉衣价值24个亿的评估报告上签了字。

蒙混过关，专家签字报告成“挡箭牌”

谢根荣大费周章地买玉片、做玉衣、请专家、做鉴定，事实证明，这番功夫确实没有白下，天价玉衣的鉴定报告果然在后来的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2002年底，建设银行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行长颜林壮和副行长赵峰凭借经验，发现“东华金座”项目存在问题，华尔森集团可能在骗贷，为此找到谢根荣谈判。谢根荣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虚假企业财务报表等材料证明公司的经济实力，然后便领着颜林壮等人参观了专门用来存放两件玉衣的“根荣陈列馆”。他指着“金缕玉衣”对颜林壮说：“全世界只有两件，专家已经做过鉴定，市场估价24亿。它在这儿，我还能赖着你们区区几个亿不还？集团只是一时资金周转困难，只要我们通力合作，还清贷款肯定没问题。”随后，谢根荣出示了有五位文物鉴定专家签字的评估报告。

顶级文物鉴定专家的集体签名，使颜林壮和赵峰相信了谢根荣，觉得即便他有骗贷嫌疑，但华尔森集团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企业，不会欠贷不还。其

① 付中、闫新红：《隔玻璃看“金缕玉衣”五位专家评估出24亿》，《法制晚报》，2011年9月5日，A08、09版。

② 同上。

实，颜林壮如此选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初的按揭贷款是由颜林壮审批通过的，如果骗贷的事情暴露，作为行长的他难辞其咎。

最终，两名银行高层做出了错误决定：瞒住上级，通过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发放企业贷款，盘活“东华金座”项目，帮企业发展起来，把问题“消化”。后经法院查明，这部分的累计金额高达4.56亿元。

纸终究包不住火，审计署在审计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核销的9亿多元资产时发现问题。2008年2月，审计人员入驻建设银行进一步调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厘清了巨额资金的流向，从中发现了谢根荣骗贷及银行对其进行“包庇性资金支持”的犯罪事实。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北京分局成立专案组，专门查办此案。2008年3月，谢根荣、颜林壮等人相继被逮捕。至案发时，谢根荣骗贷的钱有5.47亿余元无法归还。

身陷骗局，文物鉴定泰斗情何以堪

谢根荣骗贷案一经揭露，天价玉衣以及为玉衣估价的五位专家瞬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文物鉴定界的泰斗竟然卷入骗贷案，一时间，整个文物鉴定和收藏行业的公信都受到了质疑。

除了已去世的史树青先生，其他四位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表示：在鉴定时，并不知道谢根荣的真实意图，也没想到评估报告会被非法利用作为从银行骗钱的工具。鉴定专家之一李劲松说，鉴定后，他们还曾经特别叮嘱谢根荣好好珍藏玉衣，并一再强调不准到市场上流通，也不能拿去抵押。谢根荣当时承诺玉衣是他的宝贝，绝不会卖，这也让专家们放松了心态。

对于受公众非议颇多的玉衣价值24个亿的估价，李劲松认为，既然是家产，评估多少个亿并不重要，只证明这是他的财产而已。“评估是专家们个人的看法和观点，评估价值只是一个参考。专家意见只是代表个人。评估价值是一个认识问题”。另一位专家王文祥也表示，只要文物不在市场上买卖，专家给出的估价多少完全“是学术自由”。^①

^① 付中、闫新红：《隔玻璃看“金缕玉衣”五位专家评估出24亿》，《法制晚报》，2011年9月5日，A08、09版。

另一个公众关心的敏感话题是专家参与鉴定评估后的报酬。根据牛福忠的说法，谢根荣在鉴定结束后给了专家几十万的评估费。对此，四位专家均否认拿了那么多钱，但在具体数额的说法上却又颇有出入。王文祥称谢根荣只给了每人一万多元的费用，并非像牛福忠说的那样“几十万元大家分”；杨伯达的说法是，临走时谢根荣给了每人一个信封，可能装了万把块钱；李劲松称，因为都是朋友，那天就比较随意，并没有按规矩要评估费，谢根荣只是给了每个人几千元车马费；^①杨富绪则说，那次的评估费是他参加鉴品以来最高的，但对于具体数额却讳如莫深。^②然而不管事实如何，在整个“金缕玉衣骗贷”事件中，这些文物鉴定专家所失去的，大概已远远超出他们所得到的。

（刘远洋）

参考文献：

张媛：《自制“金缕玉衣”忽悠行长骗贷》，《新京报》2011年9月6日。

付中、闫新红：《隔玻璃看“金缕玉衣”五位专家评估出24亿》，《法制晚报》2011年9月5日。

① 付中、闫新红：《隔玻璃看“金缕玉衣”五位专家评估出24亿》，《法制晚报》，2011年9月5日，A08、09版。

② 同上。

汉代玉凳的真伪

10

2011年1月9日，在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古玉雅集古代玉器专场拍卖会”上，一件“汉代青黄玉龙凤纹梳妆台及坐凳”以1.8亿起拍，最终以2.2亿的价格成交。拍卖公司将其形容为：用材奢华，雕琢华贵雍容，构造精密，榫卯结构严丝合缝。这套器物被称为“汉代玉凳”，成为当年玉器拍卖市场最贵的玉器，创下新的玉器拍卖世界纪录。有专家称：“汉代玉凳”是撼世国宝，2.2亿便宜了，10个亿都不止。



汉代玉凳

“汉代玉凳”由玉质梳妆台及坐凳构成。台桌是由十扇围屏拼合构成的，围屏上透雕龙凤纹，梁上浮雕螭纹，体积为 $127.3 \times 81 \times 47.8$ cm，重量为265.2斤。坐墩的面板及四周以龙凤穿花纹为主，腿足及大边的浮雕螭纹，体积为 $45 \times 45 \times 32$ cm，重量为72.7斤。其玉质为青黄色，间有糖色成分；以大小玉板按照榫卯结构组合而成。榫卯结构是指在两个木构件上所采用的一种凹凸结合的连接方式，这种形式广泛应用于房屋建筑和中国古典家具中，同时常见于木、竹、石质的器物中，但在玉制家具中极为少见。

汉代玉器的特点

汉朝是华夏传统文化确立的时期，玉器在其中具有重要意义。汉代玉器在继承战国时代玉器精致灵巧的制作风格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礼仪性的玉器比前代有所减少，组成佩饰的各种佩玉在种类上趋于简化，用于丧葬的玉器显著增加，玉制的日用品和装饰品有了较大的发展。在雕琢工艺方面，圆雕、高浮雕、透雕的玉器以及镶玉的器物较前增多。纹饰的风格由以抽象为主转向以写实为主，使一些象生类玉器的形神能巧妙地结合于一体，有了更加鲜明的现实感和生命力。

汉代的玉器种类很多，按社会功能和用途的不同，可以分为日用品、装饰品、艺术品、辟邪用玉、礼仪用玉和丧葬用玉。

“汉代玉凳”的鉴定

在形形色色的古代玉器中，汉代以前的玉雕作品存世量稀少、鉴定难度大。由于汉代玉凳没有明确的考古发掘地点，没有史料记载，缺乏地域及相关因素的参考，因此，其鉴定具有特殊的难度。

目前，我国没有科学权威的文物鉴定机构，对不同类型的文物，没有明确的鉴定标准。玉器鉴定人员，除了根据玉器本身的硬度、比重、颜色、纹饰等特点外，还需要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物以及其他的综合性知识，更需要有相当丰富的经验积累。比如对各个朝代人文环境的了解，甚至历代皇帝对各种玉石器的喜好特点，历朝历代对玉器的制作流程、制作工艺及各朝代的工艺特点等，都需要有非常深入及全面的了解。概括来说，玉器的鉴定和钻石、宝石的鉴定不同，鉴定玉器的主要手段不是靠仪器，而是靠专家本身。从这方面讲，可以说对玉凳的鉴定结果并不是“科学的鉴定”，但实际上在这一领域，经验就是“科学”。

玉器鉴定专家通过对玉凳的玉质、沁色、包浆、工艺、纹饰等各方面的综合判断，认为整件玉器在各方面均具备汉代特征，其造型罕见，有重要的收藏和研究价值，确定玉凳属于汉代器物，因而称为“汉代玉凳”。

“汉代玉凳”的纷争

在玉凳高价拍出后，不少收藏界人士对“汉代玉凳”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围绕玉凳本身的用途等方面产生了争议。

凳子原本是登高踩踏用的物件，上马凳即为一例，后因没有靠背和扶手，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而逐渐演变成坐具的一种，在家具中属于临时性坐具。从家具发展史上看，汉代人的起居方式为“低坐”，即以“席地而坐”为主，以席、几、床、榻为主要的的生活器具；而且，汉代的人们以跪坐为合乎礼节的坐姿，还形成了一整套以跪坐坐姿为基础的礼仪制度。臀部坐在席上，双膝在身前屈起，而足底着地的垂足坐姿，在古时称为“箕踞”，这种坐姿被认为是极其不礼貌。相传魏晋名士嵇康因为见权臣钟会时“箕踞而坐”，结果钟会大怒，在皇帝司马昭面前打小报告，让嵇康丢了性命。以当时的坐姿来分析，汉代应该不会有凳子。

从大量资料中可以看出，凳子的最初形态很像西域的“胡床”，类似于现在的马扎。这种坐具在汉代的社会生活中传播非常有限。西晋之后，中国进入南北朝的乱世时期，胡人大举进入中原，胡人文化对传统汉文化造成剧烈冲击，包括坐姿等传统礼仪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所以，南北朝之后的隋唐，胡床才开始普及，最终出现了凳子和椅子。由此可以说明，汉代不应出现这样的凳子，并且在汉代史料中，也没有对凳子的记载。

汉代确实也有一种类似于凳子的家具，但它不是让人休息用的，只是用来摆东西，叫“几”，而且是矮扁形态的，与这件玉凳的形态不符。因此，有学者从这一点进行分析，认为玉凳不是汉代所做。

从服装的发展史上来分析，学者们认为：中国古代，裤子只有裤筒没有裤裆。汉代的连裆裤是从西域传入，但除士兵和劳工出于方便穿它外，上等人仍然只穿“开裆裤”。因此，虽然古时裤子只穿在里面，外面都会套着“裳”，但“高坐”的话仍然不雅。之后随着胡汉文化的交融，连裆裤开始普及，这才有了“坐”的可能。从服饰的角度分析，也说明了汉代没有凳子的观点。

另一种对梳妆台的质疑是：既然是梳妆台，上面就应该有摆放镜子的位置，但此梳妆台上未见其位。也有专家认为梳妆台上中间部位摆放的椭圆形器